
失踪的消防车

The Fire Engine That Disappeared

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
柯翠园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6-6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踪的消防车(瑞典)舍瓦尔, (瑞典)瓦勒著; 柯翠园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4
(马丁·贝克系列)

ISBN 978-7-80225-257-8

I. 失… II. ①舍…②瓦…③柯… III. 侦探小说-瑞典-

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35700号

The Fire Engine That Disappeared

Copyright©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 1969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ö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© 2005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* 本書由遠流集團授權出版, 限在大陸地區發行



失踪的消防车

[瑞典]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; 柯翠园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莉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65270477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

印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张: 9.25

版次: 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25-257-8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

马伊·舍瓦尔 Maj Sjöwall(1935-)
佩尔·瓦勒 Per Wahlöö(1926-1973)

著名瑞典侦探小说作家。这对夫妇共同创作了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。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，每年出版一部以警探马丁·贝克为主角的小说。他们有意识地逐年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以及人心世情的转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，夫妇俩共创作了十部小说。

舍瓦尔与瓦勒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们决定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反思：“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，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。”

这套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，被称为史上最佳“警察探案小说”之一，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，英国推理界权威H.R.F.基廷甚至作出“人生尽在其中”的高度评价。此外，这套书也是瑞典侦探小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，而且深获欧美侦探小说界推崇，并在销量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作品。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风格独树一帜，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。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作品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1965 | 《罗丝安娜》 |
| 1966 | 《蒸发》 |
| 1967 | 《阳台上的男子》 |
| 1968 | 《大笑的警察》 |
| 1969 | 《失踪的消防车》 |
| 1970 | 《萨伏大饭店》 |
| 1971 | 《坏坯子》 |
| 1972 | 《上锁的房间》 |
| 1973 | 《弑警犯》 |
| 1974 | 《恐怖分子》 |

1

在躺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之前，死者先脱下夹克，摘下领带，挂在门边的椅子上，然后解开鞋带，脱了鞋子放在椅子下，换穿黑色的皮拖鞋。他吸了三支有滤嘴的香烟，将烟捻熄在床边小桌上的烟灰缸里后，他在床上躺好，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嘴里。

他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。

离他最近的邻居是一个因为去年猎麋鹿而臀部受伤，所以提前退休的陆军上尉。他在出了意外之后患上失眠症，常常夜里自己坐着玩扑克牌。那天他才把牌拿出来，就听到墙的另一边传来枪声，于是马上打电话报警。

两名警察接到无线电通知，破门而入，时间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四十分，当时床上的男人已死亡三十二分钟之久。

警察没有多久就弄清了案情，几乎可以确定死者是死于自杀。在回警车用无线电报告这起死亡事故前，他们把整个公寓察看了一遍，尽管他们不该这么做。除了那间卧室之外，公寓还包括了客厅、厨房、走廊、浴室及更衣间。他们找不到任何纸条或遗书。唯一可见的字迹是客厅电话旁的便笺上写的几个字。那几个字组成一个人的名字。一个这两名警员都再熟悉不过的名字：

马丁·贝克。

那一天是奥蒂莉娅的命名日。上午刚过十一点，马丁·贝克就离开南区警局总部，到旋转木马场的国营酒店前排队买酒，他买了一瓶胡桃味的索烈拉酒^①。在去地铁的途中，他又买了一打红色郁金香和一罐英国乳酪饼干。她母亲受洗时领受的六个名字中有一个是奥蒂莉娅，他就是去恭贺她的命名日。

她居住的老人之家很大，也很古老。简直太旧，太不方便了，那儿的工作人员说。马丁·贝克的母亲一年前搬去那儿，倒不是因为她无法照料自己——她虽然已经七十八岁，却仍然十分活跃，身体也还相当硬朗——而是她并不想成为她独子的负担。因此，她很早就在这儿预约了一个房间。当某个房间空出来，也就是前一个房客死了之后，她就将身边的东西收拾好，搬了进来。自从十九年前父亲过世后，马丁·贝克是她唯一的赡

^①雪利酒的一种。

养人，他偶尔会因为未能亲自照顾她而良心不安。但是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很感激她没征询他的意见就自行处理了这件事。

这里有几间死气沉沉的小会客厅，他从没见过有人坐在里头。他经过其中一间，顺着阴暗的走廊走进去，然后敲他母亲的房门。他走进去时，她惊讶地抬起头来。她有些耳背，没听到他轻轻的敲门声。她笑逐颜开，放下手中的书本，想站起来。马丁·贝克轻快地走过去，亲吻她的脸颊，并轻轻地将她推回椅子上。

“别又开始为我忙东忙西的。”他说。

他把花放在她膝盖上，酒及饼干则放在桌上。

“恭喜，亲爱的妈妈。”

她把包花的纸解开，嘴里赞叹道：“啊，花儿真漂亮。还有饼干！啊，那是葡萄酒还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是雪利酒。我的天！”

她站起来，不顾马丁·贝克的抗议，走到橱柜那儿，拿出一个银色的花瓶，在水槽中注满了水。

“我还没衰老到走不动的地步，”她说，“倒是你自己，坐下来吧。我们喝雪利酒还是咖啡？”他把帽子和外套挂好后坐下。

“看你爱喝什么。”他回道。

“那喝咖啡好了，”她说，“这样我就可以把雪利酒省下来，分一些给其他的老太太喝，并借机炫耀一下我的好儿子。令人快乐的东西总得留着慢慢享受。”

马丁·贝克静静地坐着，看她打开电咖啡壶的开关，量好水和咖啡。她个子很小，看来弱不禁风。每次他看到她，就觉

得她整个人又更小了些。

“妈，你住这里会不会无聊？”

“我？我从不会无聊。”

回答得太快太流利，所以他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。她把咖啡壶放到电热板上，插好的花瓶放到桌上，然后坐下来。

“你不用为我担心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呢。我看书，跟别的老太太聊天，还织毛线。有时我会到城里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看看。不过他们把东西都铲平了，真是可怕啊。以前你父亲公司所在的那栋房子也拆除了，你看到没？”

马丁·贝克点点头。他父亲在克拉拉曾经有一家小小的运输公司，但那地方现在已被一座由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购物中心取代。他看着摆在她床边衣柜上他父亲的相片。相片是二〇年代中期照的，当时他不过几岁大，而他父亲仍十分年轻，目光清澈，偏分的头发很有光泽，下巴透着坚定和顽强。据说马丁·贝克长得很像他父亲，但他自己从来不觉得，而且，即使两人有相似之处，也只限于外表。他记得他父亲是一个直率、快活、招人喜爱的人，爱跟人开玩笑，和大家打成一片。马丁·贝克觉得自己则是内向害羞，相当无趣的人。照这张相片时，他父亲是建筑工人，但数年后，遇上经济萧条，有好几年他持续失业。马丁·贝克猜想，他母亲从未真正从那几年的贫困与焦虑中恢复过来，因为即使后来他们经济状况大为改善，她仍没有停止为钱忧心。除非绝对必要，她还是绝不买任何新东西，而她的衣服以及她由老家带过来的几样有限的家具，用了这些年，也都很旧了。

马丁·贝克不时想给她些钱，并且主动地要帮她付老人之家的费用，但是她又骄傲又固执，坚持要当一个独立的人。

咖啡煮沸后，他过去拿了咖啡壶，让他母亲倒。她对她儿子期望甚高。他小的时候，她甚至根本不准他帮忙洗碗或铺床。一直到他长大后，发现自己笨拙得连最简单的家事都做不好时，才发现她这么过度保护他是不对的。

马丁·贝克看他母亲喝咖啡前先丢一块方糖到嘴里含着，觉得又惊奇又有趣。他没有见过他母亲含着一大块方糖喝咖啡。她注意到他的眼光，说道：

“我想，等你活到我这把年纪时，就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。”

她放下手中的杯子，身体靠到椅背上，瘦瘦的、布满老人斑的手轻轻握着，放在膝上。

“好啦，”她说，“告诉我我的孙子孙女最近都在干吗。”

这些日子以来，马丁·贝克跟他母亲谈到孩子时，总是很小心地只挑好的说，因为她认为她的孙子孙女比别的孩子都聪明、出色，并且漂亮。她常抱怨他不懂得欣赏他们的优点，她甚至指责他对孩子不够理解，并且对他们太过严厉。他认为自己其实是能够以很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孩子的，他认为他们和其他孩子差不多。他与十六岁的英格丽的关系最好，她又活泼又聪明，学校功课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，她在学校也与人相处融洽。洛夫快十三岁了，他的问题比较多。他很懒，又内向，对学校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，而且也没有特别的爱好或天分。马丁·贝克对儿子毫无学习欲望感到忧心，他希望这

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过渡时期，总有一天他会克服他的懒散和吊儿郎当。因为目前他实在找不出任何洛夫的优点来说，而他就算说了实话他母亲也不会相信，他只好选择避开这个话题。当他跟她报告过英格丽最近在学校的表现后，他母亲突然很出乎他意料地问道：

“洛夫毕业后会不会当警察？”

“应该不会吧。何况，他还不满十三岁呢。现在就开始担心这种事未免太早了。”

“如果他说的话，你一定要拦住他，”她说，“我从来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坚持要当警察。现在这个行业一定比你当年加入时更糟糕了。马丁，你当年为什么会去当警察？”

马丁·贝克吃惊地瞪着她。的确，二十四年前，她曾反对过他的职业选择，但他没想到她现在会再一次提起。他不到一年前才升任凶杀组的组长，他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当年做年轻巡警时已经迥然不同了。

他俯过身去，拍拍她的手。

“妈，我现在挺好的，”他说，“现在，我大多是坐在办公室里。不过，说真的，我也常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。”

这是真的。他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当警察。当然他可以回答说，在战时那是逃避兵役的好方法。因为肺病，他被缓征两年，然后体检的结果显示他已痊愈，不能再免役，这是他当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在一九四四左右，所谓的良心反战者是得不到同情的。许多跟他采取同样方式避开兵役的人后来都转业走了，但他这些年来却一路升到组长的位置。这应该意味着他

是一个好警察吧，但他自己可不那么确定。警界里有几个坐在高位的并不是什么好警察。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当一个好警察，如果好警察的定义包括恪守职责、不能有丝毫违背规定之处的话。他想到伦纳特·科里贝尔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我们周围好警察多得是，一些笨得要死的好警察。还有许多办事墨守成规、目光短浅、态度强硬、自以为是的人，也都是好警察。我宁可警界里多一些好人，而不是所谓的好警察。”

他母亲陪他走出来，他们在公园里走了一会儿。融雪的地面很难行走。寒风在高大的枯树间呼啸。在踉跄前行了十分钟之后，他陪她走回前廊，亲吻她的面颊告别。他转身走下斜坡时，看到她仍站在入口处对他挥手。小小的、佝偻的身影，还有灰白的头发。

他搭乘地铁回到位于瓦斯贝加路的南区警局总部。

走到自己办公室的途中，他瞥了一下科里贝尔的办公室。科里贝尔是位侦查员，也是马丁·贝克的助手及最好的朋友。他的办公室空着。马丁·贝克看了一下手表。时间是一点半。当天是星期四。他用不着多加思索就知道科里贝尔会在什么地方。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甚至想端着豆子汤去找他，但随即想到自己的胃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因为被他母亲强迫着喝下数不清的咖啡之后，他的胃已经很吃不消了。

他的记录簿上有一个当天早上自杀的男人的简单背景资料。

那人叫恩斯特·西古德·卡尔松，四十六岁。他未婚，最近的亲戚是一位住在玻尧斯的老姨妈。他由星期一起就向工作的保险公司请假，理由是得了流行性感冒。据他公司的同事说，

他为人孤僻，而且就他们所知，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。他的邻居说他为人安静不闹事，在固定的时间来去，鲜有访客。笔迹鉴定的结果显示，电话旁便笺上的“马丁·贝克”确实是他的笔迹。他死于自杀是相当明确的事。

这个案件再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恩斯特·西古德·卡尔松自杀身亡，因为在瑞典自杀不算犯罪，警察也不能多做什么。所有的问题都已获得答案。只有一个例外。写调查报告的人也问了相同的问题：不知贝克探长与此人是否有任何关系？贝克探长能否在报告中补充些什么？

马丁·贝克不能。

因为他从没听说过恩斯特·西古德·卡尔松这个人。

2

贡瓦尔·拉尔森夜里十点半离开位于国王岛街警察局的办公室时，压根儿没准备成为英雄。毕竟，回到他位于波莫拉的家，冲个澡，换上睡衣睡觉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贡瓦尔·拉尔森一想到他的睡衣就很开心。那是崭新的、当天刚买的睡衣，他大多数的同事若听到那件睡衣的价格，绝对不会相信。回家路上，他有点儿小事要处理，但估计最多花上五分钟就可以办完。他边想着睡衣边挣扎着穿上他的保加利亚羊皮外套，熄灯，用力关上门，然后离开。通往他们部门的老电梯一如既往运转不畅，他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两脚，它才又动了起来。贡瓦尔·拉尔森十分高大，不穿鞋也有六英尺二英寸高，体重两百多磅，当他跺起脚时，效果相当可观。

外头很冷，还刮着风，夹杂着一阵阵干燥的、席卷而来的雪，但他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钻进车子里了，根本无需为天气担心。

他开车越过西桥，视线漫不经心地转向左边。他看到市政府的黄灯照在三个尖塔的金冠上，还有其他成千上万个他无法确认的灯光。过了桥，他继续直开到鹿角广场，左转上鹿角街，然后在锡湖地铁站右转。他沿着环路往南只开了五百码左右就刹车停住。

这儿虽然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，却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物。街道西边，高低起伏的淑女公园迤逦铺开，东边则是岩丘，有一个停车场，及一座加油站。这里叫盾牌街，但其实并不算是一条街道，只能说是一截儿路，那是都市规划者在莫名的狂热驱使下所破坏的众多都市景观之一，它原有的价值、原有的特性如今已荡然无存了。

盾牌街是条弯路，长不及三百码，连接着环路及玫瑰园街，有些出租车司机常来这里，偶尔也有迷路的警车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夏天时，路旁繁茂的树丛使这儿如同都市中的绿洲，尽管环路上很拥挤，而且火车就在五十码外沿着盾牌街隆隆而过，然而一些童年并不快乐的当地中年人，仍然带着酒、香肠及油腻的纸牌在树荫下不受干扰地打发时间。但是冬天就没人自动上这儿来了。

然而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这个特别的夜晚，却有人站在这条街南边光秃秃的树丛间差点儿被冻僵。他的注意力显然无法完全集中，只是偶尔朝街边一栋颇有年头的木造两层住宅

望一眼。不久前，该建筑物二楼的两个窗口还有灯光，他也能听到音乐声、喊叫声，及偶尔发出的大笑声，但现在灯火已灭，唯一能听到的只剩下风声及远处传来的车声。站在树丛间的这个人可不是自愿站在那里的。他是个警察，名叫萨克里松，他衷心希望他能在别的地方站岗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下车，将外套领子拉高，毡毛帽拉低盖住耳朵。接着，他就蹒跚地踩在泥泞的融雪里，径直穿过宽阔的路面，经过加油站。公路局显然不认为这一丁点儿无用的街道值得他们浪费路盐^①。房子位于前方约七十五码处，略微高出路面，与马路成锐角。他在屋前停住，四处看看，轻声唤道：

“萨克里松？”

站在树丛间的人打起精神走出来。

“坏消息，”贡瓦尔·拉尔森说，“你得再站两小时。伊萨克松请病假。”

“真倒霉！”萨克里松叫了一声。贡瓦尔·拉尔森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面带不悦地说：

“你要是站在斜坡上会好一些。”

“是的，如果我想把屁股冻僵的话。”萨克里松不高兴地答道。

“那样视野会好一些。有没有观察到什么？”

萨克里松摇摇头。

^①雪上洒粗盐可防止车轮打滑。

“什么也没有，”他说，“刚才上面举办了某种派对，但现在看来他们都躺下睡了。”

“马尔姆呢？”

“他也一样。他已经熄灯三个小时了。”

“他一直都一个人吗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好像？有人离开房子吗？”

“没看到。”

“那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来以后，有三个人进去，是一男二女，搭出租车来的。我想他们是来参加那个派对的。”

“想？”贡瓦尔·拉尔森逼问。

“呃，不然要怎么想？我又没有……”

萨克里松的牙齿捉对儿厮打，连说话都有困难。贡瓦尔·拉尔森以严苛的眼光看着他，问道：

“你没有什么？”

“透视眼。”萨克里松苦恼地回道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为人严厉，对软弱的人没有同情心。身为一个长官，他人缘甚差，许多人都非常怕他。如果萨克里松对他稍有了解，自然就不敢这么跟他说话了。但即使是贡瓦尔·拉尔森也无法漠视摆在眼前的事实：这个人又累又冷，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，他的情况以及观察能力绝对不可能改善。他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，但并不想因此就放过萨克里松。他不悦地哼了一声，问道：